台學統

台學統卷二十七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五　明儒一　朱子餘派二以下皆同不復著

貞成郭暢軒先生樌子熙　從子元亮

台學源流郭暢軒名樌字德茂高祖世卿正肅公之兄也暢軒自僊居徙家黃巖之松山里今屬太平縣少勤學問比壯時有所悟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即祁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接和氣滿容簞瓢屢空晏如也二句兩浙儒林錄作雖居貧常有以自樂其所涵養專用靜中工夫言動應酬一循乎禮邑人士士原作人多

從之游其爲教必先收放心曰收得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不克葬者十餘年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葬已始御酒肉母疾衣不解帶親爲沃面澡身浣衣滌席凡六閱月手指溼爛成瘡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鄉人化之雖狡猾者亦革面輸款終元之世隱居授徒嘗作感秋酷熱諸詩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太祖嘉其廉賜紗幞銀帶寶鈔以旌之既歸貧益甚課其子熙躬操

井臼一日諸生及門聞打麥聲視之乃先生也卒年六十二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謝文肅公鐸贊之謂其奮起於正肅之後家學有源委云熙博學篤行能世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嘗著尚書該義雲間張恆兩浙儒林錄略同

赤城新志郭櫎字德茂黃巖人洪武初爲饒陽尹勸農桑興學校均田賦平力役表節義毀淫祠旣三年邑以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于途囊無長物故所著書及詩文槀一篋爪髮一束以聞於上上嘉其清賜紗幞銀帶寶鈔以旌之所著有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今從祀鄉賢祠

饒陽知縣郭公行狀 黃友義太平人 赤城後集二十

公諱楨字德茂號暢軒其先東陽人五代時有爲永安鎮都監者因家焉永安今仙居也傳八世至宋朝請大夫諱仲珉始大仲珉生瓊筦安撫宗之宗之五子曰森卿夔州通守曰明卿湖南總幹曰世卿兩浙都兵馬台州路分□曰嘉卿以朝請大夫致事賜號繼一處士曰磊卿右正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正肅公皆以風節振厥家聲其世卿生太常寺丞勉中勉中生左右司員外郎友直是爲公祖也父敏夫不仕以儒世其家友直娶樂邑橋亭劉氏遂居橋亭至公始從伯父參知政事寬夫遷黃巖之松山里焉公天性明敏少勤學問逍壯獨有所悟脫去詞章習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眞心實

行以自進德安居獨處衣冠修整祁寒盛暑危坐終日若不可犯及與人接和氣滿容閉門埽軌簞瓢屢空晏如也其所涵養專用靜中工夫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士大夫聞莫不尊仰之如泰山北斗初尊府君既沒以兵荒不克葬者十餘載公抱憂戚未嘗破顏迨營家壙或以左道阻之公曰陰陽家禍福之論實不足信苟得先人入土雖死無憾遂葬奉母杜氏極其婉愉晨昏溫凊衣服甘旨出乎至誠長兄粱多子累生理且艱母顧念不忘或有所需百方營辦以進不以空乏凝母志母患風疾奉食飲進藥物衣不解帶倦則假寐于牀下不敢離左右親爲沃而澡身浣衣滌席凡六越月手指涇爛

成瘡終不許人代比卒哀慟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襲含衾殮悉遵古制朝夕哭臨于禮則有過焉四時祭祀必請長兄主之祼獻陟降恪盡誠敬鄉里稱之事兄盡愛敬先府君遺業兄欲售於人命同署券公略無吝容亦不分其直兄或告寒即解衣遺之或告飢雖斗粟亦剖分之又收兄次子燾教食同於己子宗族姻親恩義俱至雖鄉里狡悍見公亦皆革面輸欵其誘掖後進必使收其放心曰收得放心方驗得聖賢言語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大切要處又曰作詩寫字誤了天下多少英俊不遇作者之聖變更之終不見文武全才又嘗與學者論治道曰治

天下當法三代蓋世降風移事業僅及漢唐效漢唐則下矣必須力埽積弊大更張之方可不然爲治皆苟而已皇明洪武四年監察御史李公時可薦於朝召試吏部公以性理之學辭考官怒公有才不屑抑授饒陽縣知縣饒陽隸眞定府之晉州先是府若州人緣公事以漁民者塡溢公門公下車望見威儀竊相謂曰是豈私我者耶皆遁去署事日察兵站以革豪戶之貪緣撫遐荒以來飢民之逃匿以倫理開僧道使之有耦以禮義諭倡優俾之從良立分數法以均田賦設方同令而平力役勸農桑興學校表節義黜姦猾懲吏弊汰公卒毀廢寺壞觀淫祠以葺理公廨文廟稅局眞定衛議選軍

科本縣五百戶責流民未著土者充之公以民戶凋瘵方招集之未遑今復選以充軍是行詐誘術豈爲民之父母哉遂力爭於衛不得已於北口流亡不根著者三丁取一得五十戶應命幕官周公矜公懇款止以二十五戶少壯者入軍餘遣還民甚德之既而軍中著刷民間驢匹公謂民間有頭足或倚以當差或仗之給食刷去民何爲活復卽申答民尤賴焉五年夏旱舊俗鄉社聚龍王像以禱公命焚之出舍公廨秉誠默禱天卽大雨一尺深民始驚信秋聘授分垣同考試官越明年旱蝗荐作民食木皮草實公上其事上敕尚書劉公賑之仍免田租弛力役旁及晉薊武強安平南宮新河武邑

棗強等處繼遇派辦軍裝令民出布官酬直布一疋支
鹽二十斤棉花一斤支鹽六斤後大名府申時估布一
疋直米三斗鹽二十斤直米六斗劾為倍給省垣命入
府照例追還饒陽該米千石之上公以歲凶民艱又上
其事朝廷責問分垣如此非惟法度不一抑且失信於
民已收者給主未收者免徵公以身體民不顧利害類
如此至今有自北方來者莫不曰郭公為政當於古人
中求之七年秋解組饒陽其新令尹左公景仰公德率
僚吏餽絹一車為道里費追運至京師卒辭不受改陞
間有旨凡重刑之家不許敘用公以從兄學士故放還
翌日巡事者察於途囊無長物惟得所著書與詩文一

簁爪髮一束以聞上亦素知其忠清加賜紗幞銀帶及寶鈔一百貫以華其歸後因念平生所學弗克少展遂更號台南兀者公生於壬戌正月二十一日以癸亥洪武十六年也四月二十九日卒得年六十有二從子煜洎諸友人翰林脩撰趙新考論公之德相與私謚曰貞成先生有詩文數十卷有雜評一帙有易說未就而卒以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溫嶺之西原公配徐氏與公相敬如賓事尊章善執婦道先公八年卒公德之成徐氏有助焉子男二人熙娶陳氏烝侍公出仕以疾卒於金陵孫男斐孫女萬金層娘友義既與公爲忘年交且熟聞其世系事實茲從熙請姑掇其大者爲狀以俟立言君

子銘於不朽云

同治黃巖志郭櫝字德茂號暢軒高祖世卿右正言磊卿之兄櫝徙邑之松山里少勤問學以理學爲諸儒倡燕居獨處衣冠修整與人接和氣滿容士多從之游其爲教謂必先收放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懲忿窒慾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久不克葬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窆始進酒肉母杜氏患末疾衣不解帶親爲沃面浣衣滌席凡六越月手指溼爛成痏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授饒陽知縣值歲饑旁令噤不敢請櫝上其事得旨蠲賑澤及九邑有省檄不便民甚苦之櫝又

執奏廷議韙其言德被八府在任三年勸農桑興學校
均田賦平力役表節義毀淫祠境內大治五年夏旱舊
俗聚龍像以禱慣命焚之秉誠默禱天大雨深一尺以
從兄事坐免邏者察於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暢
軒稾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上嘉其清賜紗幞銀帶
寶鈔以旌之既歸號台南兀者年六十二卒門人私謚
曰貞成先生有詩文數十卷雜評一帙易說未成從祀
鄉賢祠子熙號退菴博學篤行葉糊嘗從之游既卒門
人私謚曰文康先生曾孫琤字崗朝號筠心克世其學
所輯有郭氏詩選文獻錄

太平縣學鄉賢祠台南先生郭公贊　謝鐸　桃溪淨稾

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知而見曰正肅公公後百年實奮以嗣家學之深有源有委憤世道降力起而更饒陽之政兆足以行澤止而卑曷以天下於乎先生台南兀者

遺書

易說 經義考云佚 按黃友義所撰行狀稱雜評一帙其易說未就卒舊志說作學連雜評爲一書誤

雜評一卷 見赤城新志兩浙儒林錄今佚

暢軒稾 赤城新志云其孫端朝家有鈔本今未見

附

尚書該義十二卷 郭元亮撰見明史藝文志赤城新志經義考俱云佚

郭元亮詩文集五卷 見浙江通志今佚

郭氏文獻錄　郭玥編謝文肅鐸爲之序

郭氏詩選四卷　一名郭氏遺芳集謝文肅鐸序赤城新志云郭端朝家有刻板今未見

遺詩十二首　見赤城詩集三台文獻

感秋三首

梧桐老秋枝零落獨何早紛紛石欄下已復不可埽豈無井中泉不及濡枯槁夜坐久寂寞涼月空皎皎有材爲世用顏色不自保穰然蒿與蓬青青上盈道氣運固如此能不傷懷抱

秋卉亂紅綠雜然不知名感此風露移故亦競敷榮亦有幽蘭花中含芳潔情晏然處明晦不以臭味矜奕奕保天和豈謂殊死生

青楓如渥丹變易誰爲者感此風露肅赫然顔色赭上
天夫何言令行物趨化虞廷任皋陶亳都舉莘野肫肫
二君子乾坤一陶冶李斯輔嬴秦遽變鹿爲馬况乃刑
政施尙出德禮下古風久磨滅頽波若傾瀉安能混茫
昧亦復繆趨舍懷哉魯叟聖舉錯有餘雅戚氏學標曰三章皆感世無德禮之施舉措顛倒首章從君子之廢棄說到小人得志次章從小人之幸遇說到君子守貞末章言德禮化民較速於刑政惜無能行此者君子惟不繆趨舍以待聖人之出而明舉措而已貞成嘗論治天下當法三代效漢唐皆苟而已是意復於詩見之

酬余汝中惠楮扇

青藤雪花剡水春剡女洗花鋪白雲吳質并刀弄纖巧
手裁玉盤團皎皎蒼苔顛倒魚罟芒銀絲縠紋秋水光

水晶簾箔射秋月卻笑人間汗流血吳綾女兒背面啼半生空蹋鴛鴦機

駕鼇軒爲林君周民題

龍伯國人碩且脩巨鉤緇索海底投雄風倒山浪波立六鼇引首珍盤羞欲攬長虹綴明月海上歸來膽如鐵長庚墮地與不醒采石醉波翻碧血腥風千載襲餘子濯浪半空思一掣疇能鞭驅出鼇上戴首軒車目予向雲移員嶠鶴不驚月落洞庭人乘榜哀猿嘯虎野山遠滌露酌霞神骨放湖邊小梅千蕊春魂香眼潔冰無塵夢入烹鮮唾寒玉行將起放青衣倫寄語東瀛碧桃客策轠十五勞形身

殘臘雨夜

黯黯雲低樹溟溟雨拂窗雞棲同逕蟄人語亂紛哤撫事渾疑夢持心未肯降把書頻入夜白首俯銀缸

借潘孟翔先生宿山陰花字韻

寶匣霜飛拂劍花白頭吟客憶仙家飢餐石室青泥髓渴飲瀛洲五彩霞截錦爲詩陽父美鈎銀作字小王佳水晶宮畔春猶在應有嬋娟護絳紗

曉行

天明未明候落月客行欲行聽盡鐘青鞋萬里涉遠道黃鶴九皋鳴在松神龍變化豢可馴野翟耿介羅于罿丈夫心地本空闊更須絕頂看羣峰

酷熱

赤爞朱幡降祝融炎官熱厲漫燒空要令民物歸燔灼

始信乾坤有鑄鎔五岳翠雲同日槁萬源溫水一時通

漫膚熇熇愁無地祗願清涼釋困農

立秋

西風郎已轉江城涼氣紛紛入夢清魚鳥不堪歸燗灼

園林𤘋復見飄零露從今夜浮新白人到明朝向老成

對此豈能如宋玉高樓乘月聽吹笙

次韻餞謝伯遜氏遷居桃溪伯遜郎謝孝子溫良文肅之曾祖也

親交與子幾年餘憂樂𤘋云不繫渠此日移家成契闊

憐予衰鬢獨蕭疏入春萱草萎能起茁砌蘭芽美自如

去得玉川風月舊終身無復問幽居

雨中次希賓韻

淒風淫雨驟十日下隰高原如九江雲氣朝來黑到地濤聲夜半寒動窗農人望歲苦至骨天地有心仁滿腔且復相從醉春酌街頭升米白魚雙

詩附

郭元亮詩三首 見赤城詩集方城遺獻

鴛鶩軒爲林君周民賦

五山出東溟迴隔風雨外蟠根寄鼇巃聳立分峙戴中有神聖居金石互輝蔽扁舟杳莫尋弱水浩無際今君復何修駕鼇結軒砌六窗明倒影半落歸墟內粱津不

鞭石穩踏黿鼉背花木散幽姸琴書閟清麗遊遨巢飛仙韻響珊鳴珮惭予釣鼇手投犗無艮計早晩御尻輪逍遙其流憩

弔金烈婦　水洋金彦敬之母梅氏

烈婦處其變感激蹈勇決引刀裂其吭悲風灑腥血孤兒弃弗顧殺氣凌冰雪天仍卹其孤不使宗祀滅

題洞黃黃氏集怡樓

大山飛鳳小蟠虬中有幽人結翠樓碧洞靜臨花萼晝朱簾高捲雁行秋相看得句追靈運共喜謀生擬少遊登覽豈無蘇內翰題君孝友配前修

郭端朝詩四首　見三台文獻方城遺獻

寄葉素軒先生

梧葉秋風老驚聞節序移壯懷孤劍在離恨一燈知敲枕寒蛩切緘書旅雁遲何當明月夜洗耳聽塤篪

暮春有感

年年客邸送韶華又見光風度絳紗宛馬秣殘吳地草蜀鵑啼老楚山花青岡白石多新塚華屋朱門幾故家正是倚闌吟不得一聲銅角夕陽斜

題雁山諸景

遠駕雙鸞海上來巍巍天柱倚高臺石屏似為安禪設瀑布誰煩玉女裁霞障展旗光掩映天聰卓筆勢崔嵬不知龍鼻涓涓水洗得盤巖幾劫灰

呈鄱陽先生

纖柔鱸膾爛蒸瓜蠻酒紅於頓遜花一樣山莊閒趣味無因寄與五侯家

遺文一首

跋潘省元宣德碑文後太平志

宣德碑未樹而方國珍遣盜殺潘省元伯修依違不受朝命復遁入海至我朝始納欵予得碑文副本於李知白先生名再鼎字德新每讀未嘗不為省元揮涕而三歎也則僭書其後曰國家之氣運在君相庶事之康隳在宰臣一俞咈取舍之閒而成敗興亡之機決矣帖里左丞御史左納二公之招諭國珍也初未得其要領決其誠僞

而遽以乞降上報請援流官使納其戰艦散其徒眾二公度能制國珍之死命否乎言何容易也於時脫脫為右丞相執不許請遣兵征討章留中不報及脫脫為元主所忌受命率諸將討徐州賊定住方居中用事竟可二公之請由是損國威而張寇勢元之國祚至不可救云一宰臣之用舍而國家之成敗遂夐然懸絕如此後之任相及柄國者可不視為龜鑑乎元之事已矣獨惜省元以清廟瑚璉之器乃倒持莫邪干將失其用以自殞其身兼碑文褒貶稍失實獎帖里左納而抑脫脫非當時實錄也應梅魂名夢虎字彥文及知白皆有詩悼之予非不知省元者也惜其遭時不偶又其文必且傳後恐後

人以帖里左納之計爲果可用故書所見以質省元於九泉如其有知也其且爲予搤腕而三歎也乎恨梅魂知白之不得見也

文附

葉𪐴答郭退菴先生論綱目書 太平志

𪐴頓首奉書𪐴承學門下得讀貞成公遺書有通鑑綱目諸說論及盧陵劉氏友益書法有一二未盡處嘗默識之茲領教令參訂其數條奉復𪐴安足以及此竊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比事屬辭褒善貶惡其要旨在於尊周室朱子因司馬氏之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綱以效經目以像傳其要旨在於崇正

統此天地之常經君臣之大義而聖漢之本心也左氏
公羊穀梁三傳備著褒貶書法杜元凱何休范甯注解
復有書法凡例一以尊周室爲說春秋之世周室衰微
諸侯强盛以地則僅比一小國以兵力則不足以自衛
然而歲首則必曰春王正月其行事聘問一則曰天王
二則曰天王楚與吳不請命而僭自稱王則貶而斥之
曰人曰子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至於齊桓晉文以尊
周特見許與一有踰分姦禮則必貶而責之凡所以尊
周室也子朱子雖不敢言續春秋然知春秋之奧旨者
宜莫如朱子矣當其時吾鄉趙幾道先生從遊門下以
意旨屬令創撰綱目初稿其詳見於所與商論諸簡可

攷也趙氏之言曰綱目之作在於崇正統如曹氏覩受
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禁諸葛孔明漢賊之討元魏據
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
萬世之功而不可易焉者豈非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名
分不可廢乎春秋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
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方遜志先生有釋統論正統一
變統二諸先輩皆驚服以為卓有高見綱目書法今劉
氏一依朱子大書其世代年月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始
凡不開行列書者皆為正統則其說褒貶之間亦必有
未盡處然非殫一生心力不足以議此先肅奉答俟及
門詳請教

謝鐸郭氏文獻錄序

桃溪淨稿

予嘗錄吾鄉先正諸君子文行之大者爲尊鄉錄幾年矣閒有得其名而不得其實者則往往求諸其子孫已漫不可考慨竊自歎以爲文獻之不足徵也蓋如是夫夏殷之禮夫子雖能言之猶必取杞宋之文獻以證況欲以無稽之言爲不足徵之論而妄窺其萬一者乎茍郷氏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信哉筠心郭君琤一日出其所謂郭氏文獻錄者而觀之自宋迄今上下幾三百年而其文章行業之載於碑板傳記者歷歷如前日事於乎筠心於是過杞宋之君遠矣杞宋先代之後時王之所象賢而崇德者也有宗廟之典籍有有

司之法守而文獻且不足徵鈞心以一布衣而能之乎

嗟夫自秦人坑焚之餘天下之所謂文獻者蓋已不能

存什一於千百其不足徵也久矣君子生乎千百載之

下而欲考論於千百載之前以盡知天下之文獻不已

難乎雖然文獻者其迹也粲然者也不於其心於其迹

於其粲然不於其所以然吾夫子之所謂文獻者其將

然乎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百世損益聖人蓋已知

之而預言之矣予欲鈞心不徒以一家之文獻爲文獻

如予之局於一鄉而小也因推其大者作郭氏文獻錄

序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明史桂彥良傳慈谿人晉府左長史明初特重師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諸王傅亦慎其選彥良與陳南賓茶陵人蜀府長史等皆宿儒老生而李希顏字愚菴郟人左春坊右贊善與駙馬都尉胡觀傅徐宗實尤以嚴見憚徐宗實名垕以字行黃巖人少穎悟篤於學洪武中被薦除銅陵簿請告迎養忤帝意謫戍淮陰驛會東川侯胡海子觀選尚主帝爲觀擇師難其人以命宗實中使援他府例置駙馬位中堂南向而布師席於西階上東向宗實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左右大驚相顧以目帝聞而嘉之召宗實慰勞數四洪武末授蘇州通判奏發官粟二十萬石以活饑民春水暴溢隄倡議修築吳人皆以爲便請旌元節

婦王氏禮部以前朝事不當允宗實言武王封比干墓獨非前朝事乎遂得旌建文二年超擢兵部右侍郎坐事貶官尋復職燕事急使兩浙招義勇成祖即位疏乞歸逾二年以事被逮道卒

赤城新志徐宗實黃巖人嘗從永嘉史伯璿學洪武中擢官兵部右侍郎（按成祖革除建文年號故稱洪武中）所著有靜齋集黃少保淮其門人也（按宋元學案與此略同）

兩浙名賢錄徐垕字宗實黃巖人負才抱器有經綸天下之志元末厭世不仕洪武初應薦入朝數被顧問敷對明切皆中時宜上喜將授憲職垕以母老辭乃除銅陵簿垕又請迎母就養忤旨謫役湘陰驛未幾選教尉

馬能以師道自尊召見獎諭擢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春漲病隄戽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役部使者以為妨農勞民戽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令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人得哺正所謂佚道使民曷為勞哉卒就其庸民以為利屬邑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戽言死生有閒則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官終兵部侍郎

黃巖志徐戽字宗實以字行號靜齋石櫃人父存翁元樞密院都事宗實天資穎銳聞永嘉史伯璿得考亭正傳與弟宗茂從之游有經綸天下之志洪武初應聘詣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授司風紀官辭不就除銅陵縣

復請歸迎母就養忤旨謫役淮陰驛至則郡邑爭延爲師多所造就尋起爲駙馬都尉胡觀師觀援他府例設位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宗實憮然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手引駙馬位使下聽講明日貽書責以三事大義觀媿謝執弟子禮愈恭上聞大喜召見奬諭又奉旨作鐃歌鼓吹十二篇以爲樂與東宮命題仙女醉歸圖援筆立就中寓人情易蠱之義且欲付諸火上愈喜召見褒賞洪武末授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萬石賑活饑民時方春暴水齧隄興役治之釆訪使以爲妨農宗實上言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廷議韙之工部需銅數千斤促辦倉卒宗實碎銅

佛像以應之上下驚肅蘇守李善薦其才可大用擢兵部右侍郎上疏請移整風俗裁定賦稅等十事皆切時要奉使淮浙條陳所建議密緘以聞上手詔褒其深識得便宜行事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宗實言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婦歸夫家成喪養姑翦髮自矢采訪使上其事請旌之所司以年不合例宗實駁議特奏從其請嘗道遇旋風甚怪遣人蹤風至湖上風止乃決水得數屍於葭葦下衣帶中有小印及梭布記目知商者爲盜所害乃紿言部劄買布甚急且溢其價於是人競輸布潛以小印驗遂得賊浙西有郡庫衛邏

僧寺俄而失火眾以寺僧延燒下之獄宗實詞庫貯桐油知非僧罪取油數簏置烈日中驗之皆自焚其獄得釋及靖難師起奉命招集兩浙義勇會建文遜位被逮至京不屈死年六十二籍其家所著有靜齋集門人黃少保淮表其墓從祀鄉賢祠

靜齋徐先生墓表　永嘉黃淮宗豫撰　介菴集十

先生諱垕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郯人宋南渡後有諱千一者（菜按千一排行非諱）為黃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為黃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已元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為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

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弟自相師友人稱爲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承徽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躡屩負笈從之游深有所領悟遂贅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尚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恆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后可以言仕矣居無何元運告終弗克以展其素蘊於是韜光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丱時受業於先生之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敎條爲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先生應聘其論治道時淮年纔十六亦叨選入邑庠充弟子員有

吳興劉氏

司以禮敦遣先生赴闕敷被顧問數奏剴切灼中時宜
太祖高皇帝深喜得人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
愚賤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上旨謫輸役
淮陰馹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爲賓師
多所造就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
其失教爲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明
如在鄉塾時觀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
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於堂中北嚮下南面而置師
席於西階上東面先生慨然曰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
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
下然後爲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

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恭格綺紈之習尚儒雅之風太祖深喜之召見獎諭再三由是德譽日益彰著洪武末荐登仕版初任蘇州府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復起轉上寶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當春暴水嚙隄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采訪使以爲妨農且勞民阻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況今規令有田之家疊多寡募貧人出力而飢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曷爲勞民哉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

比干墓非前朝事乎至今以爲盛典朝議謂其知大體皆從之其入爲侍郎也首陳十事指切時要凡會廷臣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有所見歷言之不徇私不黨同一揆於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翦髮自誓守節不二采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箴嫁之初又能翦髮於葬姑之後雖剜目截耳亦无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可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以嫉惡太

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爲尙賓也年漸老而力漸衰伏遇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
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閒耕稼逍遙林泉之下冀盡餘
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鞫四獄詞牽連逮至京
得疾卒于旅邸亟絕侃然之氣不少貶是爲正月二十
三日也按在永樂三年乙酉距生之年元至正甲申享壽六十有
二家子鏞扶櫬歸葬于岱石山之原配潘氏繼室林氏
俱永嘉士族子男三鏞銑鐶皆側室出也女一適同里
金脊水南徵士道源之孫也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
名士或同事於試院或邂逅於旅寓或談笑歡洽於尊
俎閒慷慨豁達肝膽相照酬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

倦訃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嗚呼剛直嚴正人之美德也先生以之立大節陳大義致位通顯收令譽於當時其亦不幸由之以貽嫉召釁終至於垂老客死于外其得其失何相去之遼絕耶蓋其得也由乎已道之所有也其失也係乎人莫之致而致也莫之致而致又何尤焉淮也侍鉛槧之日淺還善誘之日深弗克吝扣以卒所業然而師生之分沒齒而不忘爰摭行業之顯著者表諸墓道以慰遐思且以昭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案按赤城後集亦載此文而異同甚多詳略互異今姑以本集爲正

遺詩先生所著靜齋集久佚不傳今從三台詩錄得詩二首

樂琴圖

美人冰雪姿娟娟愛幽獨天風灑枯桐寫此虞廷曲白鶴叫鶯林幽蘭吐空谷神隨蝶夢遠氣與秋天肅曲罷淡忘情飛雲自相逐

獨遊

霜滿空階夜色闌好懷何事動憂端鄉山自作三年別客夢渾無一夕安志節喜從貧裏見世情多向靜中看紙窗不有梅花月誰伴清吟到夜寒

教諭徐宗茂先生森

黃巖志徐森字宗茂石櫃人宗實之弟少穎悟撢究六

經旁及子史百家靡不淹貫嘗篝燈讀漢書燈落爇其半默誦墳之不誤一字尤深於易與兄宗實俱從永豐史伯璿游得紫陽之傳史奇其才曰昔所謂東甌二徐者今復見之遂呼為後二徐又與從弟禮部主事宗顯稱徐氏三鳳洪武間以薦起歷潁上訓導遷徐聞教諭斥邪說明正學所著易說及詩書禮記經義四書辨疑以授學者一時藉所造就登科第者彬彬輩出諸藩重臣仰之交聘以主文衡學士劉三吾薦其才學可大用召入侍講經筵詳闡古先哲王為治之要啟沃君心未幾遘疾宗實為請得典教本邑以奉祭祀建文四年卒於家年五十五少保楊榮銘其墓從祀鄉賢祠

經筵徐先生墓碑銘十三 稍節　建安楊榮勉仁撰　赤城後集二

正統已未仲冬之吉予退自祕閣上海丞龐生文愷械其邑庠訓導徐研狀其父徐先生行實一通懇其請銘生予通家子弟也因不辭而銘之按狀先生諱森字宗茂以字行其先山東臨朐人南宋時有爲台黃巖令者諱千一生子榮娶清獻杜公之孫女遂買宅居於邑之西橋里占籍爲邑人榮生已仕元爲樞密院經歷娶邑南孝順巷郭氏子諱存復爲是院都事配車氏封宜人子三先生居次長諱垕字宗寶歷官嘉議大夫兵部侍郎先生天資頴特有大志善屬文博究羣經旁及子史百氏靡不淹貫嘗篝燈夜讀漢書一帙破落燼爇半折

緝獸塡補之後得別本校之不誤一字尤深造於易嘗
稱歎曰理數之賾天人之妙俱盡於是矣聞永嘉史公
文璣得紫陽之傳與兄往侍相質難史公奇其才曰昔
所謂東甌二徐者今復見之遂呼爲後二徐我太祖高
皇帝始設科取士即領鄉書案按赤城新志先生佐教由薦舉得官此誤
須上斥邪說明正學諸生咸知振厲越二年丁內艱服
闋遷徐聞教諭條約嚴謹躬行率士所著易說及詩書
禮記經義四書辨疑以授學者是以藉所造就登科第
者彬彬輩出諸藩重臣仰之聘主文衡曹國李公學士
三吾劉公薦其才學老成可大用召入侍講經筵詳闡
古先聖王爲治之要啟沃君心忽遘風疾囊璽二齒語

音訛謬兄宗實謹奏曰徐茂是臣弟也臣已委身事陛下矣故山先隴爲之守嘗乞放還家芟蕪奉祭俾臣得紓所懷庶可以竭愚忠上可其請令典教本邑於是自西橋徙居石櫃里故今子孫在焉先生季弟宗原暨從弟宗顯才質亦異世稱黃巖三鳳年五十有五嬰氣疾終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十七也革除建文年號故稱洪武生於元戊子正月十二日娶同里金氏水南徵士道原之仲女也生子珽璋女一適西橋葛天正又室林氏生瓛按前文作研頗有父風孫男十皐崀巖密嶨嶫峋巍嶠嵦孫女一適甯川王氏滂先生卒後六年戊子六月廿一日金氏亦逝珽忍死卜以是年十一月合葬於石佛山之原遭家

多故未遑揭銘茲𤔣爲令官深懼先德久而弗著故祈
生丏銘銘曰
惟性之精勤學博而殷惟行之孝嫺德謹而恂蚤覲楓
宸嘗以聖賢之治沃其君失旣合而旣親則遂處之於
要津奈二齒遽離乎齾齺而致位之不尊抱道之眞止
淑諸人而竟以是終厥身蓋非其生之不辰實命之迍
嗚呼太史銘墳百世弗湮亦足以永其令聞
棨按此文似譜師所爲恐非楊勉仁手筆今爲節其
浮冗夸詡之言稍明淨矣
遺書
易說見浙江通志已佚

書義考見浙江通志已佚

詩義見浙江通志已佚

禮記義見浙江通志已佚

四書辨疑見浙江通志已佚

遺詩

次韻答李夢吉

疎林日落涼思生羅衣淡蕩西風輕丹桂吹香露華溼
玉蟾倒影金波明已知處世若大夢底用防意如重城
明朝擬泛五湖水短髮蕭蕭歌濯纓

台學統卷二十七

台學統卷二十八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六　明儒二

訓導許士修先生繼

赤城新志許繼字士修甯海人號觀樂生力學正行以古賢哲自勉尤善於古詩其高妙處偪漢魏有觀樂生集傳於世洪武中以薦授本縣訓導年三十七而卒遜志方公銘其墓有曰予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眾考其所存莫有如吾士修者則其爲人可知矣兩浙儒林錄許士修先生名繼字士修浙江臨海人嘗從

作甯海人兒時卽有大志以古賢哲自勉善賦詩玩心天人窮賾探微將博稽約守以爲致用之地與方遜志友善切磋罔閒病三年遜志每見之未嘗不覺其獨進也先遜志卒卒時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之故云

許士修墓銘　甯海方孝孺撰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修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慼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眾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修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

嘉業堂刊

造者深而其心歆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至原作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邪士修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按赤城志不載遂家焉後徙甯海爲甯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修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修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玩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

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旣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
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
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修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
其能然邪初士修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
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
琦尤與士修相好士修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卒琦述其行爲書託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修善銘
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
修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修之親
友盡矣予尙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騖於空言飾外以欺
幾忘本原嗚呼士修志篤行卲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曁

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孚厥似我庸闇微以勖髦士

觀樂生傳　方孝孺撰　遜志齋集二十一

觀樂生者越南邑甯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蔡按由即四岳堯典帝曰咨四岳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即堯欲讓以天下不從之事也）生名繼字士修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

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閒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閒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

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己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母獨乎兩閒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洚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

能守之覤覤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嚙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方孝孺曰（原作某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已（原作以通）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觀樂生傳　節略　　甯海王琦修德撰

生家貧壁立與知已語必忘食對俗客或不發一談卽談亦不久暇日作五言詩以達其情有陶柳之風列朝詩集

雜紀

宜耕軒記　甯海王璞蘊德撰　三台文獻五

宜耕軒者余姻友許士修隱居之所也士修居甯海淸泉山中抱志卓犖讀書養親而躬服稼穡之事嘗謂予曰莊生有云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夫職有大小業有貴賤而事有勞逸皆天之所授分既一定不可復易譬之於物各有所宜而不能相通也是故舟宜於水車宜於陸牛宜於服重而不宜於執獵馬宜於致遠而不宜於守廬古之人有端委垂紳當皐夔稷契之任者其分之

宜也有荷蕢植杖與長沮桀溺之流服勤於農畝者亦其分之宜也樊遲學稼夫子以爲不如老農徐穉明習稼穡人問治政則默而不答何者各有所宜而不相越也今余生長草野雖嘗讀書爲學而志不獲施少時衣食於父母無妻子之累今齒加長矣甘旨之奉不可闕而妻子仰余以字矣吾欲學仕徼祿則吾斯之未信賤取貴出逐屠沽之流規什一之利吾又不忍爲也意者天授余之職其在於耕乎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則耕者吾徒事也以宜耕命軒孰謂不宜余應之曰子所謂宜其終身之宜乎其一時之宜乎子前之言矯激之云乎然吾聞君子與時推移無適不宜阿衡武侯之

在有莘南陽也嘗宜於耕矣及其出也則亦無所不宜也小道不可以致遠曲士不可以語通君子則異於是今子蟄處田里而自謂於耕爲宜固也若偶坐夷踞解后敬饁有一見而賢之則所以乘風雲奮翼鱗而皆宜者必別有在矣余在鄉里時與士脩日相往來於阡陌之閒嘗與往復論比今相別四載而士脩以書來求余記余因書曏昔所論者復之而系以詩曰原田膴膴清泉之下有士藏脩服耕其所春雲烝烝靈雨繼之我驅我牛我耕我私耕亦勞止汔可止息偃仰詠歌有軒翼翼耕以給食學以自怡懷道抱全識者其誰悠悠白雲在彼空谷靜言思之其人如玉

祭許士修文　方孝孺　遜志齋集二十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覩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汙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爲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

豈謂斯世為可厭斁清都玉房招予遊息抑謂世故勞
神傷形俾予來歸翺翔帝庭垂紳晉筆侍帝左右吾見
予壽孰謂予夭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
并天實佚予非予之禍曷知其然予昔告我予之將逝
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
復何尤予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
予非吾寔無能予望我厚謂將附予以託不朽予今死
矣予復何為天苟相予不負予知予喪在堂予處堊室
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會予嘗弔予張敢取斯義奠
予一觴予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
哀哉尚享

與士修第二書　方孝孺　遜志齋集九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遁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眾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辭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而原無而字數數然噪於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邪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

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與王修德第三書 稍節 方孝孺 遜志齋集九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癖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闕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寘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窰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清明修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

僕始見許君以爲何可多得及行天下過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其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

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眞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卽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至今十餘年矣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敎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足下姑修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於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

靜志居詩話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明詩綜十六

士修自號觀樂生賦詩九章其言曰天地間物物可樂也況垂象成形之大者乎塵土憂勞亦人自爲耳靜以觀之取其寓於目而樂於心者爲觀樂九詠九者何靑天也白雲也初日也霽月也丹霞也滄海也遠山也澄淵也古書也侯城爲之作傳心悅而推服之士修夜坐詩云不知片楮閒乃見古人心自道詩云聖言久彌宣有求卽可得皆守道之言也

遺書

赤城新志觀樂生集甯海許士修著有刊本

觀樂生詩集序　方孝孺　遜志齋集十二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

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閒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邃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閒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暮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

人顧妄相詆讚於其閒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
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
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
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
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
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
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
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
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
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
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閒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

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啟以言雖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斷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題許士修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閒葢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

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師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親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譬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修德修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從家南中姻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涕泣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

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頎按玉篇乎武切明也與其弟暕音東嘗師修德之友許君士修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暕爲購工刻於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頎暕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歎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獨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遺詩

覯樂九詠

漫漫亘八紘白日正高懸纖塵自不受至仁充大員我非知化者但覗蒼蒼然心閒目逾曠語忘樂已全嘯歌仰空闊優哉盡吾年 右青天

幽谷吐靈氣清明凝上浮遙升羣峰頂薄空藹悠悠映日光且潔因風卷欲收無心自搖曳寓跡寧滯留怡我靜者妙聊用忘餘憂 右白雲

揚輝啟羣陰升曜昭萬象迢遙羲和御駕龍復東上海波方照灼巖霏豁開朗遂令一羽微飛飛亦求養冥行固云衆惟此悟昏罔 右初日

碧霄靜風露纖翳久已滅清輝滿瑤臺素影流銀闕蒼茫九萬里皓若冰玉潔天步夜迢迢但見疎星列虛懷自無念對此方洞徹右霽月

一氣升赤水五彩騰丹霄麗綺何足方餘耀散飛熛爛爛夾皎日光景絢晨朝餐之不可得忽焉隨風飄悠悠懷眞想遠在王子喬右丹霞

茫茫浸坤軸浩浩浮天綱歸受江河流洗濯日月光我願登碣石一覽窮扶桑目力縱不逮心胸已開張嗤彼自喜徒至此驚望洋右滄海

幽興何所極遠有天際山高空淨無滓秋入層峰間微風埽煙黛薄雲籠曉鬟黛鬟不足惜何物乃相關誰言

是中意使我心獨閒 右遠山

水色本明照況此靜以深泓渟幾千頃流汞凝元陰空光若天合倒景青山沈默鑒不遺物至虛寧受侵願言寄潛玩湛然契明心 右澄淵

去聖幾千祀瞻仰勞夢寐匪由方册存曷見古人意俛默欲忘食謂若有深味至道諒難聞元文豈云祕世玩方眩人於焉發長喟 右古書

雲山圖

幽峰雲上出雜樹煙中斷潤光浮夕陰野色含春暖臨風懷歸隱山深路復遠不見舊遊人悵然離思滿度桐巖嶺

鵑啼山月落旅枕鄉夢返迂途謝平臯首路指崇巘石門天梯峻遥逐蒼崖轉谷樹碧雲深澗花紅露泫回頭望故隱我行亦未遠風景豈不佳羇懷自難展

遣興

世道日云降何人激頹流於時競靡靡去古良悠悠鴻鵠有高志一舉橫九州藩籬自云廣燕雀方啾啾

擬遠遊篇

朝涉滄海水暮上三神山淇波千萬里揚帆出其閒陽侯弄神怪半空舞層瀾載驅龍與螭復御魚與黿萬怪共奔逐百靈相後先潮生秋月白潮落曉日殷因攀榑桑枝沐髮挂余冠仙人覩我食玉女朝具餐消嚻引長

望冰光流素寒飂風夜來息但見水吞天回望齊州土
窅靄空雲煙

重過潘氏隱居

刻詩新篁上粉節吹幽香密林若廣廈萬斛含晝涼陰
草澗芳潔古苔石老蒼諒無答清景詠言示不忘

夜宿期王修德不至

城西掛纖月夜色回春遲出門候所思花露沾衣淨悠
悠醉餘意寂寂靜中聽燈暗清漏初煩愁亂孤興

述懷寄修德

昔遊登四明回望天台峰蒼茫見遠色積翠浮遙空維
時凝雪霽萬里來天風想像瓊臺觀杳在丹崖中眞源

隔迷塗曠絕不可通煙蘿冷秋月夜雨鳴梧桐夢寐發幽感徒嗟塵累蒙王子吹笙侶高情亮誰同清言契夙心奮策得所從振衣石梁上思躡飛仙蹤佳遊復我愆有懷鬱忡忡猶憐雙飛鶴來候巖前松

送希直遊金華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晨雞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竟原作意難酬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邱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遒原作尤顧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遙遙金華道逸駕邈難儔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為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為

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遺我心復何求

送希直應聘赴京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遥方子閒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斂胸臆早歲能充饒深造入玄閫精研味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燄萬丈高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受知潛溪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聲價凌海嶽山澤焉久遨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中使隆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遭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夔皋徽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徼同鄉託交誼眷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秋夕書懷

高空生夕涼秋意入河漢馳雲若奔駟明月隱復見天機感衆物夜色閟深院鳴葉響蕭飋吟蟲發清怨追思童稚日膏火事黃卷撫跡今已非慮深志亦倦頽波惜遷運往節閱驚電浩浩古人心庶於靜中見

村中晚興

微吟循清流長眺際遥巘山秋雲氣深野晚日色淺危柯涼似振時稼熟初偃一念故林居情隨飛鳥遠

秋夜二首

夕涼滿庭戶悄悄林下宿蛩韻連廢階螢光映深竹虛

懷感末事往節驚瞬目起舞明燈前驅愁瀉醽醁短葉照幽榻秋氣夕逾爽雨止風葉鳴天清候蟲響懷古思有爲困學愧無長往已來不聞撫心徒偃仰

懷友

高臺多涼風朔氣橫暮雲黃金與時盡駿骨爲灰塵荒煙走狐兔落日蔽棘榛感慨百代下誰是悲歌人平沙漫浩浩黃流去沄沄遠遊諒已倦歸踏江南春

夜宿淨土寺

山空吹夕風暑盡生夜涼禪宮極清閟天籟過虛堂煙鐘悄已寂華月末流光玉繩帶銀漢夜色耿穹蒼暗汲石崖溜時聞瑤殿香觸景自不寐臥聽金琅璫

下嶺樵歌

石磴緣蒼蒼負薪下層峭歌聲相應發山木閃殘照近驚幽谷響遠荅清猿嘯欸乃江上音煙波豈同調

夜歸

夜歸人已臥山月猶在戶驚鵲翻暗叢哀鴻響遐渚風虛籟靜蛩霜肅氣澄宇顧影忽興懷孤身在羈旅

雨中有懷

入春幾晴光物意轉蕭澀冰雪寒□餘雲陰晝常集清晨林端望兩目縱所及白水天際渾青山雨中溼飛來雙幽鳥復向花上立心賞不可同何以舒怏邑

雪

山花寒不開庭雪曉還積江南十日春東風未相識蕭條漸柳姿清淺故池色日晏啟原作起誤荆扉迢迢遲來客

夜坐

雨歇宵影澄天清月華素空山秋欲來涼意先在戶蕭蕭林樾風泫泫幽篁露草蟲亦何知含悽感遲暮深思無與言美人隔江浦迢迢銀漢章無聲自西去

結交行

識人人識己騰口自相謷謷至毀亦隨憂患安能去罷公不入城孔明拜牀下識士不欲多乃是知人者

中夜聞風雨滿林明旦卽爲重九情之所至輒見一辭

夢覺清夜分林塘響風雨虛懷怯病枕展轉心自語重

陽適玆日興感眷時序柔道方彙征嘉名固宜與嘹嘹
鳴鴻翔摵摵凉葉委撫跡徒有悲抽思謾無緒登高候
明發新寒薄衡宇黃花滿山籬采采懷儔侶

九日登山

處喧久忘靜臨曠始懷眞步登千仞岡眷玆九秋辰餘
滓澄廣澤薄氛散高旻浮空白雲遠冠日丹霞新海嶼
互出没天峰秀嶙峋清眸窮四遐逸興蕩八垠興懷慨
前古一瞬迹已陳無令東籬菊靜笑悲秋人

雨望

蕭摵木葉聲慘澹山雲愁郊扉度清夏一雨驚凉秋茅
茨望不見蒼莽非舊邱覊情信怏怏世事良悠悠行人

夕已稀耘者方未休煙深語儔侶草上驅羊牛春鋤豈不勞志願無外求所以沮溺徒不爲堯舜憂歲功歎已矣慨焉懷綠疇

對雨

沈沈時雨積冥冥晦平莽臥起人事閒臨軒坐虛敞繁林滴餘潤曲池散清響去家徒有思出門亦何往山深亂雲合村暝孤煙上飛鳥望不還空愁結遙想

自雙溪將還家月夜有懷作

月圓當今夕客還候明旦天空影自流道遠情猶閒徘徊清輝閒喬木夏陰散涼亭螢暫歇陰沼蛙方亂匡牀寢不寐病骨勞展轉青燈照愁心幽花爲誰燦雞鳴起

促駕路出煙林畔半生羈旅蹤江山浩興歎

石林道中

客行石林道還顧望海門日午蜃煙滅雄濤浩渾渾魚船集遠步百里腥風昏岸遠野塘色潮吞沙渚痕危嶺過九折前登畏崩奔鳥啼怨山雨山深傷客魂舊歷宛如昨夏木今已繁路難欲自慰沽酒溪前村

曉度范家灘

魚梁障清湍水落灘面闊天風石籟秋數里聲聒聒晨涉思揭厲川廣畏難越浦口人不聞扁舟遠如月寒波望空霧曉岸指毫末新曙野始分清涼木先脫別離既含戚遇景聊暫悅初旭轉滄溟彤霞麗雲闕迴瞻極迢

遞凌步多曲折前念青山行采芝養高節

賦蜘蛛落葉

秋氣感木葉故林飄墜時不成棲蔓草還復綴蛛絲屢舞涼風得高懸落照宜多情似留戀爭奈已辭枝

送別

寒日照荒野驚風號遠林蕭條暮秋節眷戀故人心雲起看馬首天清聞雁音更堪明月夜夢斷北城砧

自遣

獨坐還長眺高歌祇自聽雨中苗盡綠煙外樹重青病久憐形瘦愁多畏酒醒芙蓉將爛漫采采憶江行

答希直

婺嶺隱天末遙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羣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希直自京還

玉音初捧已殊倫天意深嘉得異人衆謂歐蘇才復出我知孔孟道當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留爲瑞世珍一旦已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旻

病中作

風雪年將盡山林客未還消磨塵世事留得病身閒

台學統卷二十八

[illegible]業堂刊